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陸機集



1213.7/3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陸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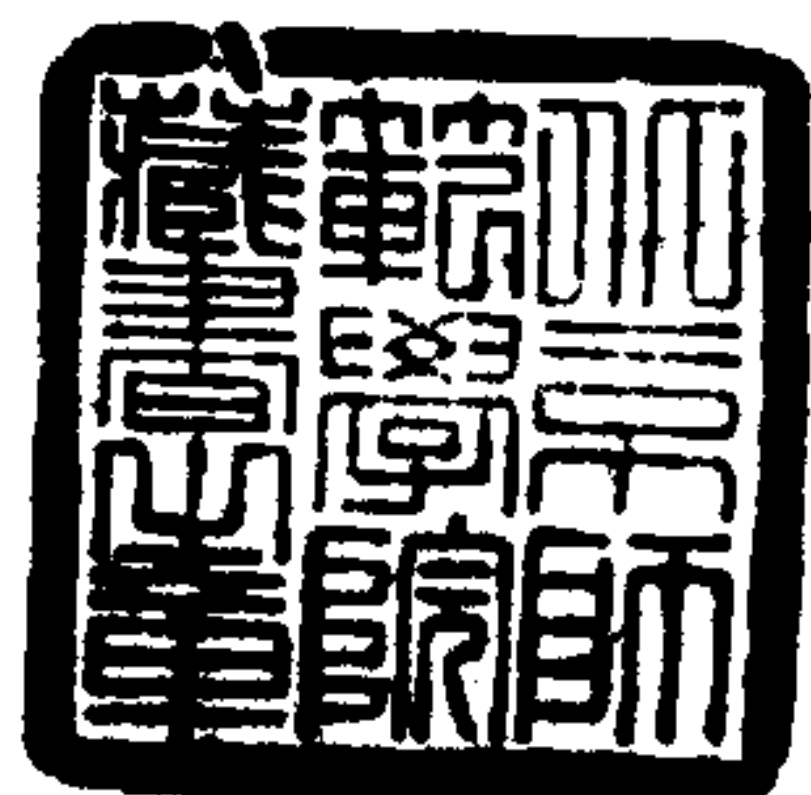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0220

840220



# 陸機集

金濤聲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7<sup>5</sup>/<sub>16</sub>。印張·120千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8,000冊  
統一書號：10018·493 定價：0.83元

陸機平復帖  
陸機  
十一月三日  
疾癒後  
作此  
字  
體  
與  
前  
異  
此  
帖  
之  
筆  
力  
已  
平  
復  
矣  
故  
名  
平  
復  
帖  
也  
其  
迹  
如  
此

陸機《平復帖》真迹

陸士衡文集卷第一

晉平原內史吳郡陸

機士衡

賦一

文賦 并序

感時賦

豪士賦 并序

瓜賦

思親賦

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思意不稱物文不達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

## 前言

陸機是我國魏晉之間的重要作家，又是一位傑出的文學理論家。

陸機（公元二六一——三〇三年），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人。他出身於吳國的高級士族，祖父陸遜是孫吳的丞相，父親陸抗是孫吳的大司馬。抗死後，機即領父兵爲牙門將。公元二八〇年陸機二十歲時，晉武帝發兵二十餘萬，一舉滅了吳國。吳亡後，陸機退居舊里，閉門讀書近十年之久。二八九年，機與弟陸雲一起到晉首都洛陽，以文才爲當時士大夫所推重，經張華推薦，辟爲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吳王司馬晏出征淮南，任郎中令，不久入爲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

晉武帝死後，昏庸無能的司馬衷繼位，司馬氏家族互相爭權奪利，發生了「八王之亂」。陸機也陷入了這場爭鬥之中。三〇〇年，趙王司馬倫殺掉賈后，自爲相國，引陸機爲相國參軍。接着趙王倫自稱皇帝，陸機進爲中書郎。次年，趙王倫被誅，齊王司馬冏收陸機等付廷尉治罪，遇赦而止。接着陸機就歸附成都王司馬穎，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又薦爲平原

內史。後世即稱爲陸平原。三〇三年，司馬穎起兵討長沙王司馬乂，陸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率軍二十萬攻打洛陽城，兵敗，宦官孟玖等乘機進讒言，誣告他有異志，遂爲司馬穎所殺。終年四十三歲。

陸機的一生，在政治上沒有什麼成就。只有吳亡後十年不仕，著《辨亡論》兩篇，以總結吳國滅亡的經驗教訓，尚可稱道。入洛之後，他熱衷仕進，依附權貴，捲入了「八王之亂」的紛爭之中，終於成爲無謂的犧牲品，是很可惜的。

西晉司馬氏政權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在短暫的太康年間，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隨之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個繁榮的局面。當時文壇上湧現出一批作家，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稱。其中陸機、潘岳成就最大。鍾嶸《詩品序》說：「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陽（張協）爲輔。」並且把陸機的詩作列在上品。

陸機的詩，入洛以前往往抒發國破家亡的感慨，入洛之後則多敘寫人生離合的悲歡和仕途艱危的苦悶，其中有不少感情真切、清新可誦的作品。如《赴洛道中作二首》，寫自己離別故園，遠行人洛途中的見聞和感受，借景抒情，淒切動人。他的一些樂府詩，也有較充實的內容，耐人尋味。如《隴西行》「豈曰無才，世鮮興賢」的呼聲，就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

一種針砭。《猛虎行》則又是借志士的苦悶寫自己入洛之後功名無成、進退維谷的艱難處境。「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嶺。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這種難以正直爲人、有愧平生抱負的苦悶，是詩人陷入政治紛爭之後的一次覺醒，從中也可以窺見當時社會政治的險惡。此外如《爲顧彥先贈婦二首》，雖是代人作的贈答詩，但也能設身處地地體察人物的思想感情，把離情別緒寫得細微曲折，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當然，我們也必須指出，陸機的詩題材比較狹窄，內容也比較貧乏。他囿於士族生活的小天地，沒有接觸廣闊的社會生活，因此他的多數作品是擬古詩和奉制、應酬之作，極少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擬古詩也往往缺乏新意。但在藝術上，陸機作詩注意刻煉，詞句華美，講究排偶，因而工穩精到。這一方面提高了詩歌創作的藝術技巧，促進了向格律詩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却也助長了當時詩壇上形式主義的傾向，對南朝綺麗詩風的形成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陸機在詩歌創作之外，還寫了不少的賦。尤其是他的《文賦》，運用賦的形式來探討文學理論，稱得上是一個傑出的創造。他針對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而作的《豪士賦》，帶有明顯的諷諭色彩。他的一些抒情小賦，常常把說理、抒情和寫景熔爲一爐，精微朗暢，也能自成格調。如保存較爲完整的《歎逝賦》、《思歸賦》等，把時光的流逝，人生的接



替，景物的變換，與對親人故土的思念交織在一起，情理兼備，頗富感染力。但總的說來，陸機的賦還是體物者居多，而寫志者較少。

陸機的散文留傳下來的不多，却有不可忽視的成就。其《辨亡論》、《五等論》內容充實，邏輯性強，語言生動有力。《辨亡論》論述吳國孫權之所以興，孫皓之所以亡，雄辯滔滔，尚有賈誼《過秦論》的氣勢。他如《吊魏武帝文》，評價曹操的功業頗有見地，而敘寫曹操的遺囑時，情思悽愴，顯然也寄托了自己對世事盛衰的深沉感慨。再如《演連珠》五十首這組駢偶短文，其內容從政治到生活，涉及的方面很廣，內中亦不乏精闢獨到的見解和發人深省的哲理。如第五首講為政要戒私寵，第十八首講治國需務實際，第四十五首講認識事物必須探求其本質，都很有見地。在這些見解裏面，凝聚着作者長期的生活經驗和深刻的思索，閃耀着樸素的唯物論的思想光輝。短文各章的引喻形象貼切，語言凝煉工整，表現出作者駕馭駢儷文字的高度技巧。

陸機不僅是一位能詩善文的作家，而且還是一位有特殊地位的文學批評家。他的《文賦》就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文獻。

關於《文賦》的寫作年代，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說它是陸機青年時期的作

品。因爲杜甫《醉歌行》中有「陸機二十作《文賦》」的句子，後世許多人都採納了老杜的這個說法；另一種意見則認爲是陸機四十歲左右所作。今人逯欽立、牟世金等都持這種看法。逯欽立專門寫過《文賦》撰出年代考》（見《學原》一卷二期）。牟世金在《文賦》的主要貢獻何在》（見《文史哲》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論證了這個問題。我們認爲後一種說法較爲可信。陸雲在《與兄平原書》中提到了《述思賦》、《文賦》、《扇賦》、《感逝賦》（集作《歎逝賦》）、《漏賦》等，從前後語氣看起來，這些賦似乎都是同時所作。而《歎逝賦序》說「余年方四十」，可見這些賦都作於四十歲左右，《文賦》恐怕也不會例外。從內容上看，這樣一篇總結了豐富創作經驗的文章，作於體驗豐富的晚年也比作於初出茅蘆的早年更加合乎情理。

關於《文賦》的評價問題，歷來也衆說紛紜。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說：「陸機巧而碎亂。」指的就是《文賦》。《總術篇》又說：「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已欠公允。還有的人抓住其中「詩緣情而綺靡」一句，說它「重六朝之弊」（謝榛《四溟詩話》卷一），「先失詩人之旨」（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上），甚至加上「引入歧途」（紀昀《雲林詩鈔序》）的罪名。其實陸機的這種說法正是總結了文學發展的新鮮經驗。朱自清在《詩言志辨》中說：「緣情的五言詩發達了，言志以外迫切的需要一個新標目，於是陸機第一次